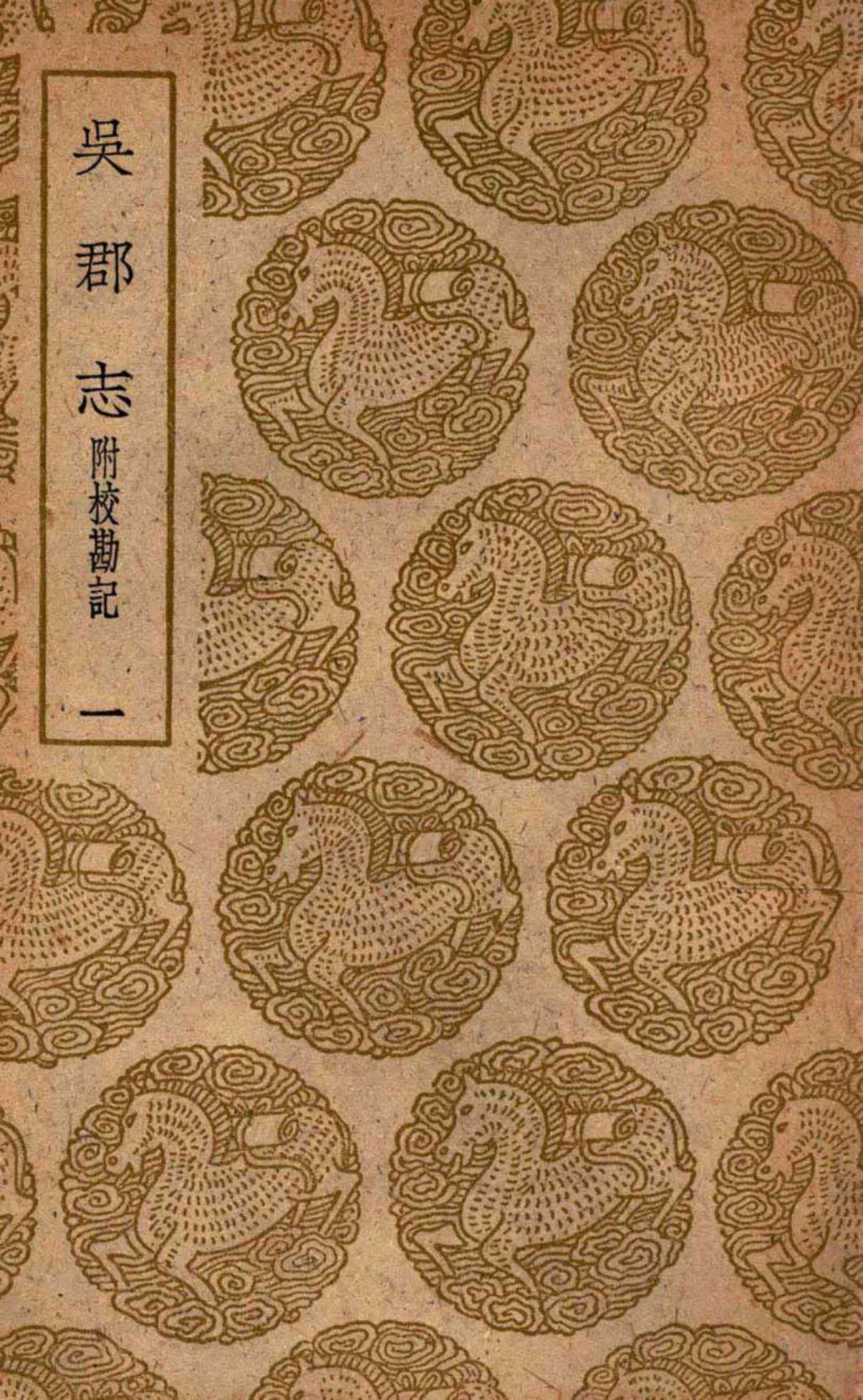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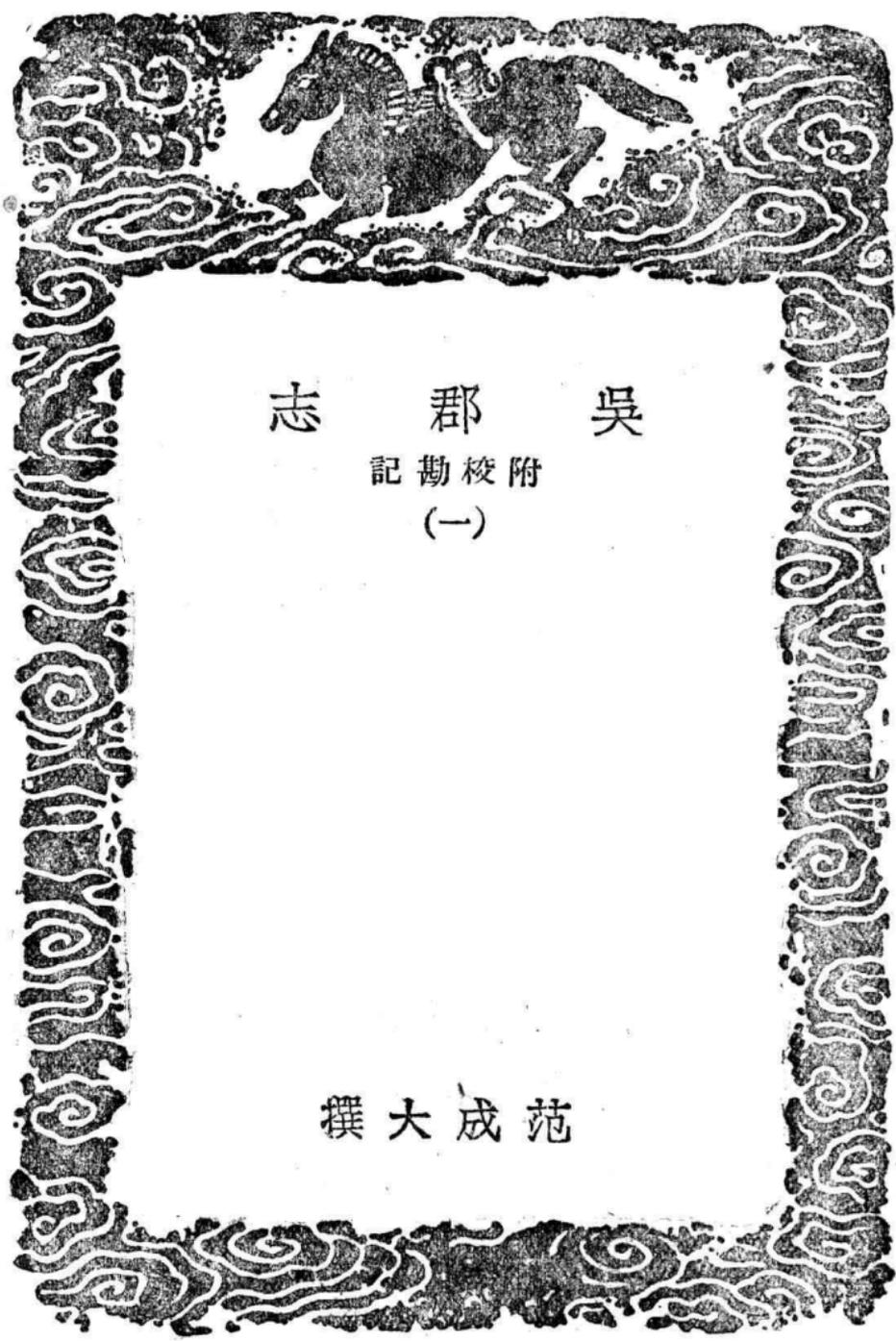


吳郡志附校勘記一







吳 郡 志

附校勘記

(一)

范成大撰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守山多校記
一卷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吳郡志五十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驂鸞錄。已著錄。是書爲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龔頤、滕茂、周南相與贊成之。時有求附於籍不得者。會成大歿。乃騰謗。謂不出於成大手。遂寢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謂吳郡志以妄議不得刊也。紹定初。廣德李壽朋始爲鋟版。趙汝談爲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誌定是書實所自爲。并申明龔頤三人者。常爲成大蒐訪。故謗有自來。其論乃定。壽朋又以是書止紹興三年。其後諸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皆未及載。復令校官汪泰亨補之。自謂仿褚少孫補史記例。然少孫補史記。雖爲妄陋。猶不混本書。泰亨所續。當時不別署爲續志。遂與本書淆亂。體例殊乖。其書凡分三十九門。徵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爲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猶紹定舊槧。往往於夾註之中。又有夾註。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補註戰國策嘗有此例。而不及此書之多。亦可云著書之翹體矣。

原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尙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倬。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蔓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掄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尙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邪。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僞譌。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囑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譁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茂。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

公墓乎。載所爲書。篇目可考。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澌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墜交舉。旣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覬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汴人趙汝談序。

吳郡志目錄

第一卷

沿革 分野 戶口稅租 土貢

第二卷

風俗

第三卷

城郭

第四卷

學校

第五卷

營寨

第六卷

官宇 倉庫場務附 坊市

第七卷

官宇

第八卷

古蹟

第九卷

古蹟

第十卷

封爵 牧守

第十一卷

牧守 題名

第十二卷

官吏 祠廟

第十三卷

祠廟

第十四卷

園亭

第十五卷

山

第十六卷

虎邱

第十七卷

橋梁

第十八卷

川

第十九卷

水利

第二十卷

人物

第二十一卷

人物

第二十二卷

人物

第二十三卷

人物

第二十四卷

人物

第二十五卷

人物

第二十六卷

人物

第二十七卷

人物烈女附

第二十八卷

進士題名武舉附

第二十九卷

土物

第三十卷

土物

第三十一卷

宮觀 府郭寺

第三十二卷

郭外寺

第三十三卷

郭外寺

第三十四卷

郭外寺

第三十五卷

郭外寺

第三十六卷

郭卷寺

第三十七卷

縣記

第三十八卷

縣記

第三十九卷

冢墓

第四十卷

仙事

第四十一卷

仙事

第四十二卷

浮屠

第四十三卷

方技

第四十四卷

奇事

第四十五卷

異聞

第四十六卷

異聞

第四十七卷

異聞

第四十八卷

考證

第四十九卷

雜詠

第五十卷

雜志

校勘進士何漳府學學諭 劉九思

校勘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 李起

校勘從事郎充平江府府學教授 汪泰亨

校勘國學免解進士 李宏

吳郡志卷一

宋范成大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立爲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吳王克商，卽封其後爲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滅虞，自武王元年至虞滅，合四百七十八年。又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吳益興，始通中國。壽夢卒，子諸樊立。譙周云：又伐楚，爲巢門人射傷卒，弟餘祭測界反立，餘祭卒，弟餘昧莫葛反立，餘昧卒，子僚立，諸樊之子光弑僚自立，是爲闔廬。破楚伐越，越敗吳於檣李，又敗之於姑蘇。闔廬傷指而卒，子夫差立。三年乃伐越，以報怨。敗之於夫椒，棲句踐於會稽。句踐入臣於吳，羣臣祖於浙江上。句踐返國，厚獻夫差，夫差悅之，乃賜書增之以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舉今四明、三衢、嘉興等地，悉以與越。十四年，越遂入吳。十八年，又敗吳於笠澤。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滅吳。欲以夫差居甬東，夫差自剄。越遂并吳而有其地。是時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句踐卒，傳六世至王無疆。凡一百四十餘年。楚威王伐越，殺無疆，盡取吳故地。威王曾孫考烈王以吳封其國相春申君黃歇，使其子爲假君留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以

吳越地爲會稽郡。治於吳。漢因之。領縣二十六。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漢改九江曰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爲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景帝四年。濞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徙鄞。又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一本作周喜上書。以縣遠赴會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領縣十三。以東爲會稽郡。會稽還治山陰。按會稽典錄。以爲是年歲在己巳。劉府君上書也。孫皓寶鼎元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吳郡領縣十一。宋領縣十二。元嘉時。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以浙江東五郡立會州。及始平王子鸞初封新安王。南徐州刺史。又割吳郡屬之。舊經所謂大明七年。廢屬南徐者是也。八年。屬揚州。齊不改。陳爲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以姑蘇山爲名。大業六年。復爲吳州。領縣五。唐武德四年。復爲蘇州。領縣四。置都督。督蘇、湖、杭、暨四州。九年。罷都督。屬潤州。正觀元年。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乾元元年。復爲蘇州。置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管蘇、常、潤、杭、湖、睦六州。後移使額於潤州。而蘇州屬焉。乾寧之後。屬錢氏吳越國。黃巢之亂。錢鏐聚兵淮南。楊行密據揚州。鏐奔渡江。據蘇州。遂定浙西數州。光啓三年。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龍紀元年。鏐遣其弟錄討約。破走之。大順元年。七月。楊行密將李友陷蘇州。九月。孫儒圍蘇州。十一月。陷之。殺李友。二年。鏐復平蘇州。詔以鏐兼蘇、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寧三年。楊行密將臺濛陷蘇州。五年。九月。鏐討平之。梁開平二年。楊行密復圍蘇州。三年。鏐復討平之。唐同光二年。昇蘇州爲中吳軍。晉天福五年。割嘉興縣爲秀州。本朝開寶八年。改中吳軍爲平江軍。太平興

國三年。錢俶納土。以上沿革。以吳越春秋。史記。漢書。晉書。南史。會稽錄。十道四蕃志。九國志。吳越備史。及舊圖經等參修。政和三年。以徽廟節鎮之所。陞蘇州爲平江府。

分野

黃帝分星次。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須女。又曰星紀。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

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

蔡邕分星次。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之分野。

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分星次。分壅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唐一行所分星次。分壅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大。中斗二十四度。一千七百八半。終女四

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流。殷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之所不泊。皆係于狗國。

戶口稅租

舊經所記詳矣。前漢領縣二十六。故戶至二十二萬。口至一百三萬。後漢領城十三。戶止十六萬。自後領縣浸減。又多兵亂。戶口亦耗。惟唐天寶元年。戶止七萬。口至六十三萬。皆有奇。然長慶集以爲十萬戶。此後來增衍也。大唐國要圖云。唐朝應管諸院。每年兩浙場收錢六百六十五萬貫。蘇州場一百五萬貫。觀此一色。足以推見唐時賦入之盛矣。本朝戶主二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元豐三年。戶十九萬九千。口三十七萬九千。皆有奇。號爲甚盛。故其輸帛爲疋者八萬。苗爲斛者三十四萬九千。續爲兩者二萬五千。免役爲緡者八萬五千。皆有奇。今考孫觀普明寺記載。宣和間。戶至四十三萬。中更狄難。掃蕩流離。城中幾於十室九空。中興爲輔郡。涵養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戶十七萬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萬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諸色錢。共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九百文。

土貢

唐之士貢。考之唐書。所貢絲葛、絲綿、八蠶絲、緋、綾布、白角簾、草席、鞮、大小香秬、柑橘藕、鱠皮、鮓腊、鴨胞、肚魚、魚子、白石脂、蛇粟、六典。又有紅綸巾、蛇牀子、圖經及九域志圖、唐貢絲綿、絲布、八蠶絲、朱綾等外。又有絲布、菱、米、柑橘藕、燈心席、燈心草、鞋子、口味三十七、鱠魚條、鮓魚條、魚春子焉。二魚條。疑卽鱠皮鮓腊春子。疑卽魚子也。大唐國要圖。又載蘇州貢絲絹、綾絹、烏眼綾衫、段羅紵布、折阜布、柑子、橘子、菱角。三書

所載不同如此。

本朝土貢考之九域圖。所貢坐倚席、白塿、柑、橘、鹹酸果子、海味、鯊魚肚、糟薑。元豐土貢錄載戶部薰橘一萬五千顆。治平四年罷生絲鞋。皇祐勅花蓆二十合。熙寧三年罷又云進奏院狀稱見今逐年進奉土產柑、橘、糟薑、鹹酸果子。又云今別貢葛二十疋、白石脂、蛇牀子各十斤、蓆二十領。以上本朝故事。今惟遇聖節貢銀五百兩、絹五百疋、葛布二十疋。

吳郡志卷二

風俗

吳之士風習俗。隋志詳矣。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疆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尙禮。庸庶淳厯。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尙也。隋志華誼論云。吳有發劍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云。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鬪將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本朝文教漸摩之久。如五月鬪力之戲。亦不復有。惟所謂尙禮敦厯。澄清隆洽之說。則自若。豈詩所謂美教化。移風俗者與。

吳趨行。樂府解題云。古樂府吳趨者。行經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昌門。象闔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曰。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闔閭起。闔閭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興運。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

樂府題解

吳音清樂也乃古之遺音唐初古曲漸缺管絃之曲多訛失與吳音轉遠議者請求吳人使之傳習

唐會要

正觀中有趙師者善琴獨步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游國士之風今樂府有吳音子世俗之樂耳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

疑白緒卽白紵也

古今樂錄

吳歛吳人歌也

拂舞白符舞白鳧鳩舞按舞志曰江左初有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又楊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吳農器甚備以其地平夷盡爲田也唐陸龜蒙有耒耜經今具載之曰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而爲之者曰犁鑿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鑿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轆曰犁梢曰犁評去聲曰

犁建曰犁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士曰墪墪猶塊也起其墪者鑿也覆其墪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墪

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鑿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鑿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鑿者曰底底初實于鑿中

工謂之髓肉底之次曰壓鑿背有二孔係于壓鑿之兩旁鑿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地然相

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耜而樛者曰轆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轆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轆

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庳。所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轆乎輓也。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胸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鑿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敕果切。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鑿二尺。策減壓鑿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撥去芟者焉。爬而有礮。呼格。礮宅焉。有礮礮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牛欄亦名牛宮。吳地下溼。冬寒卽牛入欄。唐人謂之牛宮。陸龜蒙有祝牛宮詞。其序曰。冬十月。耕牛違寒。築宮納而造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特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物物。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魚具。吳中水國。夫魚之具尤多。陸龜蒙皮日休嘗爲魚具詩。序其事。大凡結繩持網者。總謂之網。罟之流。

曰罟。曰罾。曰罨。側交反。圓而縱捨曰罩。挾而升降曰罔。女減切。縉而竿者。摠謂之筌。筌之流曰筒。曰車。橫川曰

梁。承虛曰筍。編而沈之曰筴。音卑。矛而卓之曰楛。音册。棘而中之曰叉。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駭之曰楫。

以薄板置瓦器上。擊之以驅魚。置而守之曰神。鯉魚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年列竹於海澨曰漚。吳之漚瀆是也。錯薪於水中

曰籩。

音慘

· 所載之舟曰舩。所貯之器曰笊。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於詩書雜傳。及今之

聞見。可考而驗不誣。又擇其任詠者作十五題。其所謂十五題者。曰網。曰罩。曰囿。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

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根。曰滬。曰籩。曰種魚。曰藥魚。曰舩。曰笊。曰笊。曰笊。

松陵集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爲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趁眠無事

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盡行烟雨漉車螯。

吳中賣魚論斗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

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元參政絳所居名袞繡坊。富祕監嚴所居名

德壽坊。蔣密學堂家產芝草。名芝草坊。范侍御師道所居名豸冠坊。盧龍圖乘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

朱光祿所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水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德壽亭。以德

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此風惟吳邦見之。

石林選畧錄

晉周玘以憂憤謂子總曰。害我者諸僮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僮云。陸玩食酪得疾。與王導賤云。僕雖吳

人。幾作僮鬼。蓋輕易之詞。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人無貴賤。往往皆有常產。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遊

遨。歲首卽會於佛寺。謂歲懺。士女闐咽。殆無行路。親友有經歲不相面者。多於此時相見。或慶或弔。紛然

議姻親。覘婿婦。亦多決於此時。上元影燈巧麗。它郡莫及。有萬眼羅。及琉璃毬者。尤妙天下。以糖糰春蠶

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李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歲之休咎春時用六柱船紅幕青蓋載簫鼓以遊虎邱靈巖爲最盛處寒食則拜掃墳墓競渡亦用清明寒食四月八日浮屠浴佛徧走閭里重午以角黍水糰綵索艾花畫扇相餉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糲之草繫手足而祝之名健糲云令人健壯又以李核爲囊帶之云療饑七夕有乞巧會令兒女輩悉預謂之小兒節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栗糲花糕十月朔再謁墓且不賀朔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臘日併力春一歲糧藏之士瓦竈中經歲不蛀壤謂之冬春米十六日婦女祭廁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竈女子不得預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儺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歲食物有膠牙錫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夜向明則持杖擊灰積有祝詞謂之打灰堆蓋彭蠡廟中如願故事吳中獨傳此一歲風俗之大略也

吳語謂來爲釐本於陸德明貽我來牟弃甲復來皆音釐德明吳人豈遂以鄉音釋注或自古本有釐音耶吳謂罷必綴一休字曰罷休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蓋亦古有此語

慶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爲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首句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詩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纔五人故杜詩云爾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遊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敍。敍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閻邱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帖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年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威羌夷。勳書册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映。清標邁遠。鬱建功利。煥于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沖襟爽激。淑質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德淳耀。或中壘書彥。或四方膚使。出處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素行潔修。里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願頌頌德。天錫難老。貌若蓬鶴。言爲龜鑑。於時羽鶴屢酬。雅章迭作。敘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盼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大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積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冀陽米黻。倦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停。屬爲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願蔽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淳祐己酉月正人日郡守鄭霖會三學同舍序拜于天慶齋堂會者四十二人天台鄭霖景說參持志論存心長服膺學

吳門顏岩世光節應天滕嘉景初養天台周公明元德養吳門孔煜明仲觀化學吳門盛文

韶景聲率。吳門詹次駸平叟持。吳門滕照德明正。會稽揚珍庭玉九。三衢滕英傑德秀正。婺

女吳邃困仲意。吳門張經德常服膺習是。會稽李士特奇父果。吳門錢振祖季玉言。嘉禾趙興理

子正宗學立愛。三山趙綰夫景揚宗學懷德。吳門趙震亨子東果行過。吳門朱杲晦叔本。興化陳壽翁仁父

篤信過果。三山陳夢圓宗震本。嚴陵諸葛克念師聖循。三山陳桂巖肖持。三山林應炎光遠習。吳

門陳伯章煥文意。吳門呂直之道夫持。三山陳龍炎剛伯意。毗陵李熾子明心。吳門范爽邦景

哲守。三山鄭宏洪甫率。吳門干天麟仁仲是。合陽侯燿季立志。通川高仁立仲立立。吳門陳

由之子是意。吳門趙時瓊德玉懷德。通川高仁洽君澤立。吳門張應高仰之通。天台范應時蘇

甫習。金華范士表仲端服。南劍陳洧有之率。臨安章昌朝文叔德。三山陳鈺伯堅正。通川陸

應霆伯聲服。〔序曰〕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天基錫宴之後二日。三學同舍。序拜于吳門天慶觀。禮成。燕于郡之

終始如一。毋廢甘棠。又酌曰。仕而行義。敬共厥職。願毋愧羔羊。又酌曰。學優則仕。時當其可。願無負

是合席皆作而謝曰。凡我同盟。有味斯言。是集也。序以齒。交以禮。會以文。隱然鄉飲之遺風。依然齋廬之舊習。歡

然相愛。而又有規焉。古之人飲食必祝。歌詩以見志。其庶幾乎。○〔又春雨堂即事詩曰〕十年隨牒訪三高。不覺星星

鬢毛。尙憶齋鹽形夜夢。聊因椒柏薦春醪。文明再會知何日。臭味相投屬我曹。總是虞庠舊培植。知君當不愧夔臯。

吳郡志卷三

城郭

太伯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又曰吳城。在今梅里平墟。人民皆田其中。闔閭城。吳王闔閭自梅里徙都。卽今郡城。始闔閭舉伍子胥於耕野。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與謀國政。問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事濟。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爲上。闔閭曰。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其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卦。築小城。周十里。門之名。皆伍子胥所制。東面婁匠二門。西面闔胥二門。南面盤蛇二門。北面齊平二門。唐時八門悉啓。劉夢得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今惟啓五門。八門。吳地記所紀。而不載葑門。續經載葑門。而謂平門一名巫門。與赤門二門。皆不在八門之數。蓋考之於今者如此。方故吳時。東門不開。欲以絕越也。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塵。縈具區之廣澤。宕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怒。千悲億恨。況復荆棘蕭森。叢羅網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薰。唯聞秋蟬冬蝶。水魅晨定。山鬼夜驚。不知四海九州。乃復有此吳城。杜牧吳城詩二

月春風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往。能歌姹女逐誰回。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閶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吳越春秋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孫堅母夢腸繞昌門。俗傳昌門。魯班所造。又傳楚封春申君於吳。號云破楚。改曰昌門。亦非是。小說或謂名望齊門。乃與齊門相犯。非是。陸機吳趨行云。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文選注引吳地記。昌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於上。今廢。〔張繼詩〕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韋應物〕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闔門。〔白居易〕闔門四壁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闔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舫。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蘇舜欽〕年華冉冉催人去。雲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嚠。今謂之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蓋古縣治所寓也。

齊門。齊景公與吳戰不勝。以少女嫁吳太子終纍。所謂涕泣而女於吳者。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早亡。齊女思家。吳王於此作九層飛閣。令女登以望齊。故名。陸廣徵吳地記

胥門。伍子胥宅在其旁。吳地記云。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皮日休詩〕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盡裏當時醒酒鷗。〔陸龜蒙〕細槳輕擗下白蘋。故城花樹綠陰新。豈無今日逃名士。試問南塘著履人。

盤門。吳地記云。吳嘗名蟠門。刻木作蟠龍以鎮此。又云。水陸縈回。徘徊屈曲。故謂之盤。〔補注〕門有樓。寶慶三年秋。大風雨。樓門俱壞。紹定二年冬。郡守李壽朋新作之。規制視舊有加。

蛇門在巳方。故云。又云。越在巳地。吳作木蛇。北向。示越屬吳也。吳地記。謂有陸無水。卽與陸門八之說相迂。然今巳位。正是漕河通過。安得無水。但門已廢。不可考爾。

匠門。又曰。干將門。續經止曰。將門。吳王使干將鑄劍於此。故曰將門。今謂之匠。音之訛。此門本出海。道通大海。沿松江下滬瀆。今廢。

葑門。續經曰。當作封門。取封禺之山以爲名。故屬吳郡。今屬吳興。今但曰葑門。葑門陸路嘗塞。范文正公開之。今俗或訛呼富門。

赤門。平門。續經謂不在八門之數。平門一名巫門。巫咸所葬。巫平字畫相近。今猶有赤門灣。近葑門。吳地記又云。又有葑門。赤門。栗門。魴鯨門。葑亦已見上。魴鯨之類。皆無所據。

開胥蛇門議。胡舜申所作。其說甚詳。今具載之。舜申乃舜陟之弟也。通風土陰陽之術。世所傳江西地理新法。出於舜申。紹興間。自績溪徙居吳。暇日。以其術行四郭而相之。以爲蛇門不當塞。作吳門忠告一篇。曰。吳城以乾亥山爲主。陽山是也。山在城西北。屹然獨高。爲衆山祖。傑立三十里之外。其餘岡阜纍纍。如羣馬南馳。皆其支隴。城居隴前。平夷如掌。所謂勢來形止。全氣之地也。如祗自城中觀之。則城中之地。亦唯西北最高。是乾亥無疑。乾爲天亥。則紫微帝座所次。是謂貴龍。此城既主是山。法當用金局。乾亥於大五行屬金。故也。山如此。水則當與山相應。此邦水勢。自東南貪狼。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等位來。其來皆聚於太湖。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以入于江。而歸之海。其來去無一不合金局之

法。故自古常爲大郡國。今爲行都藩輔。而吳中人物繁夥。冠蓋崢嶸。所以常甲於東南。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閩盤二門入。卽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卽正東正北東北水也。其於來去之法固合。然所以導迎善祥氣者。尙有缺然。蓋胥塘自正西帝旺來。是謂武曲之水。本由胥門入。運河自吳江東南長生來。是謂貪狼之水。本由蛇門入。頃歲乃塞胥蛇二門。而生旺之水。遂不得朝鄉城中。此其爲害。明陰陽風水者。常嘆息於斯。胥塘之水。尙由閩盤二門委曲而入。城東南長生之水。乃環城而東。徑由葑門之外。以出於城中。了不相關。此尤可歎惜。故自頃以來。城市蕭條。人物衰歇。富室無幾。且無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達者。比承平時寢少。至建炎之禍。一切掃地。至舉城無區宅。能存數百年。未之有也。按地里法。生旺二水。利害最切。猶人身氣血榮衛。今塞絕之。能安強乎。明知者。願圖回其事。復開二門。導水入城。以幸此邦。可也。胥門適當姑蘇新館。勢不可動。又武曲但主財富而已。蛇門之水爲貪狼。主文筆官職之事。於埋爲重。復開之便。政和修城。於諸故門。雖已塞。然皆刻石於右。以識。今石刻具存。但襲府圖之誤。以蛇門爲赤門。爾蛇門在城之巳方。故以蛇名。赤門以在城正南至陽之地。其義可考。況蛇門直南。正對吳江運河。今舟船自南來。非東入葑門。卽西入盤門。皆迂遠十數里。於水行非便。昔吳王闔廬始作城。伍子胥實規畫之。立陸門八。以象八風。水門八。以象八卦。其後諸門。開閉不常。吳時欲以絕越。遂不開東南門。卽蛇門也。不知塞絕生氣。故終爲越所滅。茲亦明効大驗。至吳晉李唐時。諸門未嘗不開。故左太沖賦。吳都有通門。二八水道陸衢之語。劉夢得詩。亦云二八城門開道路。故晉唐時。吳下最爲雄盛。今所啓門者五。餘皆閉。

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門。究所以閉塞。圖經之說爲其多途。艱於守衛。幾禁噫抑未矣。今清蹕暫駐錢塘。吳尤當開東南之門。以伸朝拱之義焉。吳城門不常啓閉。舊矣。昔年蓋嘗於八門之外。又開赤平二門。而葑門陸衢蓋嘗塞矣。范文正公守郡。始命闢之。往來至今爲便。誠能遠迹晉唐。近効文正。復闢蛇門。東南虛秀之氣。疏導迅發。儒道利亨。文物之盛。非復今日吳下矣。乾道甲申冬。直祕閣沈度守郡。與舜申舊同寮。知其說。心善之。明年春。邦人以爲請。度卽命官吏行視其處。將以十二月乙丑啓蛇門。部置已定。會屬邑輒呼帶郭民戶。悉具畚鍤。剋期赴役。號召隱然。有異意者。以爲擾民。度避謗。乃止。淳熙乙未春。祕閣修撰韓彥古起復爲守。其秋。邦人申前請。彥古欣然從之。卜以九月十二日庚寅差役。八月彥古罷。是時舜申年八十五。慨然惋惜。謂天時人事。難合如此。復爲後序告來者。詞贅不錄。

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未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衰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正文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乃割其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近。景祐訖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視黌舍，傾墜彌迫。寒正之微，白公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廡。屢論於郡守，部刺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業，見諸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使者節，過鄉上家，適以學舍之微，白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述，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陳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理，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作，命下栽築。墳圩立基，如講之素，益以關賦之材，助以亡命之卒，完舊剏新，累工逾萬，葺歲而告成。不取一分於民。公堂擴如也。廊廡翼如也。齊室凡二十二，而始作者十，為屋地百，南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庠廚澡室，莫不嚴潔，竊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餘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遷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殿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與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黷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於朝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為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謂之仁。惟孝與仁，於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治吳朞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閣，事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世偉其隆，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積。降漢迄唐，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庠序。興賢舉能，歲幾千數。維矣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尚然髦士。將圯其隘，土罔能止。翼翼廣廈，繼述其先。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勳，資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闔羣齋。濟濟其來，孰居是堂。勿尸厥職，泉。賈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之設。

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始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於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遺議也。每春秋展禮於齋廡。已則置不問。殆爲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爲不肖。俾再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蒞薦祭之地。庫陋乃爾。汝嘉也不敢避其責。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尙安得以罷輟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君落之。於是謀之僚吏。搜故府。量遺材逾千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工。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於堂室廊序。門牖垣牆。皆一新之。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

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

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六經閣記〕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理緝。廚之後廡。澤地汗晦。日滋散脫。觀者惘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

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就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

七。澆。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彙。椳。坊。埭。陶。鑿。稱。是。祈。於。久。故

爽而不痺。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東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

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

不有學。煇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

不煩而治。歐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它焉。教化之本未馴漸也。然則觀

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知方之心。日懋一日。禮

序。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卽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

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相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願心。不舍食息。淵妙沈香。顧章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高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義獻。諸庾固已望洋斂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臺輿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蠶鳳翔鸞。震盪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册官摹刻。徧以石木。侈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昔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天聖而知其解者。是為且莫之遇。況乎親見帝王。以爲之師。修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安奉當在預宮。蘇爲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字子宏備。夸雄也邦。閣獨未克立。而皮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寬。瓜華鄉火之敬。弗答弗涓。揆於祗瞻。殊甚不稱。寥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寬。瓜華鄉輒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爲。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至。平易中和。敏葦蒞業。用善教得民。蘇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間塗者。銜舟接軸。冗證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爲先務。樸邀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尙安以教化勸功爲哉。彥操緣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凌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廡廓如仙長道院。於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顯市。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餼錢二十之一。毫釐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月王戊。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擬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臣恭惟西廂清穆敞閣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審煥章建宮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息屢輔藩。首能擴尊君親上。然後與學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詩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爲畿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爛其天光。照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方國是師。崑嶠千雲。疊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實主張是。時節來朝。敬千萬禱。

〔補〕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

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

〔修學記〕潛亨。教授吳學。學有田。爲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末。聞于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爲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願瞻學宮。日頽月圯。遂捐錢有事故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斌。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抵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什與僱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爲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書宿。若宗胃。若業武。遊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未備。迺別敵一齋曰小學。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粵己丑秋七月既功。於是吳學。益矣然甲東南矣。夫物圯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敝而久必壞。壞而久必泯。學基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

壤·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詰。嗜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爲師。文章論說。而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辨。不以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所以幸惠兩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按吳郡圖刻。建學坊。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兩學者。庶幾潛言。抑有述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按吳郡圖刻。建學坊。文正范公。主學。訪安定胡先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爲宮。又擇沃壤爲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爛如也。不幸漁於黎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爲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晦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晦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爲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憾者。司馬公爲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酒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于余。余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待與。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繁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遇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遇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己。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月朔日。天台陳書卿記。

貢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爲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爲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於後。〔梁廬縣學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葺。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尙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

歷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爲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爲。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爲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數大猷以警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篤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於設教。嚮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爲縣學記。傳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爲縣之明年也。大歷九年。月日。梁肅撰。〔王禹偁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爲一時也。三五帝王之謂乎。無位天使之立教爲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爲。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譔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爲典謨。乘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乘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爲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裏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爲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爲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屬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卽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朞月而治。以爲人者教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殿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爲蕪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軍吏弗違。乃凡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坊埭。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綬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辰。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疊洗。贊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邱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鄉鄰。然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雖言難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張九成崑山縣重修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學記。沂聞爲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廡。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過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

吳郡志卷五

營寨

禁軍

威果二十八指揮

雄節第九指揮

威果四十一指揮

威果六十五指揮

全捷二十一指揮

〔補注新軍省割〕平江李知府申。壽朋猥以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壽朋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豪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壽朋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蕃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共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併令閱習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稿。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誤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稿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壽朋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稿。以一歲計之。為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朝廷。併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訓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

至割下

右割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割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廂軍

崇節第九指揮

崇節第十指揮

崇節第十一指揮

崇節第十二指揮

壯城指揮

中軍鼓角指揮

橫江指揮

寧節第三指揮

城下開江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墜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足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十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

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朝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是時子瀟爲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爲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作院指揮

忠順官寨在報恩光孝寺後。淳熙二年建。

御前許浦水軍寨。

〔許浦水軍省割〕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汪應辰劄子。奏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埃相繼。易於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爲良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劄付平江府。到將官等。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丞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約逐寨地間。今據所差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選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止八十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禁化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秧苗。亦皆廢棄。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卽非緊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爲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托海道。其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陝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管官兵一萬二千。分爲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內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人爲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友葵。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伏刺充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梢釘水手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吐渾請給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聖

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船百隻。水手分布不數。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梢釘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吐渾。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願運水軍省割〕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英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願運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楊子大江末流。去海甚近。北通沙密。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願運。黃魚墩。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抽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願運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況海湖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密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小專一駐劄願運。防托海道。如或上流江西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幾摘抽願運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補注〕。

牧馬寨大寨八小寨十七散在城內每歲四月差統兵官總轄牧放九月回總轄衙在定慧寺西按中興小歷紹興十八年夏四月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二十八年春正月令平江府改造瓦屋上諭宰執據間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如戶部闕口從內庫支〔補注〕。

吳郡志卷六

官字

吳郡佳麗。自昔所聞。建炎兵燹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今州宅官廨學舍倉庾亭館之類。皆中興後隨事草創。不能悉如舊觀。輒考故事。併異時名額。識之以備考古。

譙樓。紹興二年。郡守席益鳩工。三年。郡守李擢成之。二十年。郡守徐兢篆平江府額。然止能立正門之樓。兩旁挾樓。至今未復。遺基巋然。

戟門。紹興元年。郡守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爲記。敝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名。晉卿是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旣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卽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旣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兵火之後。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高宗皇帝巡幸。嘗以爲正衙。制度差雄。(蔣堂重修大廳記)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卽臨便閣。煩軼沉迷。其於廳事。或旬日不一至。以至年祀淺遠。棟將椽焉。予昔兩縮蘇印。斑錄餘聞。每浚池隍。構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追草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爲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爲。有過人者。圖新補廢。俾唐末之遺構。魏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慨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黃堂郡國志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即今太守正廳是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防此。

郡圃在州宅正北。前臨池光亭大池。後抵齊雲樓城下。甚廣袤。案唐有西園。舊木蘭堂基。正在郡圃之西。其前隙地。今為教場。俗呼後設場。疑即古西園之地。郡治舊有齊雲初陽及東西四樓。木蘭堂東西二亭。

北軒東齋等處。今復立者。惟齊雲西樓東齋爾。餘皆兵火後一時創立。非復能如舊聞。

東樓唐有之。今廢。〔獨孤及重陽陪李蘇州東樓宴詩〕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五嘉帽。月下庾公樓。酒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皮日休登初陽樓〕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葦射沼光。避酒幾浮輕。重登頗有恨。二年曾侍舊吳王。〔陸龜蒙〕遠窗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煙花曾撲地。氣和星象却歸天。閒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漣。

東亭唐有之。今更它名。〔白居易〕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窗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白草遶牆根。綠何言。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鴈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白居易詩〕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閒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有修行功用深。〔又題西亭〕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方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澗容與。橋柳高扶疏。烟蔓弱青蔭。水花披白蕖。何人造茲亭。華歆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栝曲房。竊窳深且虛。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以作教場。〔白居易〕邱園誰共卜。山水共誰尋。風月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洒秋風襟。

憲死莊杜口。鍾歿師廢琴。道理使之然。從古非獨今。

吾道自此孤。我情安可任。唯將病眼淚。一洒秋風襟。

北軒在郡宅之後。梅擊北軒欵枕。苦無勤率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欵枕。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池又名後池。唐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擊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遂

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蔣堂北池賦并序。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

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即其池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詆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安道。爲邑昆山。亦留風什。傳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涉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碧曉漲。浮光畫淨。輪環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構瓊。乃飛蓋之所集。露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謂予去此十一年矣。春草羅生。賦詠幾廢。消繁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將喜并。是時霽色疏淨。羣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逐。龜游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之象。鼃鼃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羣嬉。不觸不驚。菌莖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而金紫。垣疊蘚以衣青。新蒲鏘鏘。挺水心之劍。綠竹整整。轟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霜。薦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者已。吾方岸野曠。踞風亭。觴賓友。奏琴笙。或獨繭靜釣。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用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頽齡。而況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混得喪乎意表。育平粹於心靈。姑徜徉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皮日休木蘭後池重臺蓮花。欲紅嬌嬈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兩重元是一重身。浮萍嫩似金脂颺似煙。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朝擬擬南風便。寄與湘妃作翠鈿。白蓮但恐醜醜難並潔。祇應薺荷可齊香。半垂金粉如何似。靜婉臨溪照額黃。陸龜蒙和重臺蓮。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難過。風情爲與吳王近。紅蓼常教一倍多。浮萍。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鬪成。皮日休重臺蓮相笑。最無根蒂是浮名。白蓮。素蘂多蒙別主意。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浴鴈浮鷗意趣多。却是陳王詞賦錯。枉將心事託微波。蔣堂和梅擊北池十詠。池上有虛閣。羣鷺迅若翔。百靈多盛集。四坐仰惟良。薺印文綵綠。蓮衣桂楫香。何由陪嘯詠。敷託納微涼。池上有奇檜。青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殖。仙客得留連。岸草親丹靛。孤影。秋霜滋動心。今方遇眞賞。風什。瑤音。池上有孤島。影攝。虛天。蓬壺欣髣髴。仙客得留連。岸草親丹靛。灘蘆隈畫船。羨君休澣日。寄傲一罇前。池上有脩竹。遙聞手自栽。幾因風韻響。時感筆旗來。粉籜經梅脫。虬根遇

石回·嬋娟綠陰下·小宴為誰開·○池上有垂柳·煙籠濯濯枝·芳根逢茂育·老翠勝平時·體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歎羈離·○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類翦·粉蝶得幽棲·醉弁誰同插·香牋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池上有時釣·閒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映魴魚尾·風搖獨藕輪·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蕪·○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客詠持蟹·女媧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池上有難鶴·來從淮水壩·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峭翹霜月·翎疏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兔置驚·遙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囿·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在郡治木蘭堂東舊芙蓉堂也至和初呂濟叔大卿守郡以雙蓮花開易此名（楊備）雙蓮仙影面波中有畫船鳴鼓吹·警然驚起兩鴛鴦·

池光亭在郡宅後池北紹興十七年郡守鄭滋重建池傍有小山二東曰芳坻郡守蔣燦建飛白書其額

西有檜郡守洪遵訪故事植焉唐有白公檜已不存淳熙六年郡守司馬伋以亭名犯曾祖及祖諱暫以

木蘭堂榜之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彊執筆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

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近有治平

二年郡守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闢上今不復存古（范仲淹木蘭堂）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

天為蘇州刺史·常教此舞·（楊備）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及

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以識嘉祥。（范成大雙瑞堂記）紹熙初元夏四月。吳詠袁使君。爲政之再閱月也。長州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二月。

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岐。已堅柴可刈。歧後出新苗。玉枝青葱。且秀且實。後十日。又歧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歧至九歧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秘。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三穎俱茂。有生不窮之意。蓋創見

又謂使君辱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祿之物者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直瞬息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繩郡縣弗度。官吏紮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

烈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祕書。就牧此邦。吳人憺其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爲余言。鼻吾以衣繡。待字爲職。知飭法勸農而已。今爲郡守。號稱民父母。當有惻隱之愛。拊摩惇錄。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姓知吾

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顧用。況於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聞時亡幾。而叶氣薰翊。被子珍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是歲秋大熟。政

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廓無事。曩之蕪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禱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酬。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颺寰汗邪。無不滿意。二瑞實

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爲原其所以致祥者。爲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記。

平易堂。在小廳東挾。紹興間。郡守蔣璣立。自書扁榜。淳熙五年。郡守單夔。易以隸書。

思政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郡守朱翌建。隆興間。郡守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更今名。自書扁榜。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璣建。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一像。更名思賢。（仲并撰三賢堂記）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

政。郡以無事。公惟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次復焉。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

興三賢堂。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

歲爲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讓別榛翳。掄材庀工。百

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

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三百人。章公法當處一焉。酒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為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歷初元也。首以公那宴詩錢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章公大槩。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歷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大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廢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自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中局湛然。到郡今踰年矣。勦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環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閱籍所載。又得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敘。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范成大撰思賢堂記〕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章白劉二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蘇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鯢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匍匐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飭通。堙蕪滌涂。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涸涸以決汗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尙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改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章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尙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杏氏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矚桑蔭。趨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盡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願託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爲風日所侵，故作此堂藏之。紹熙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舊疑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范成大瞻儀堂〕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爲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轍下，顯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實繁。井邑如雲煙，物夥事穰，有司稟文書，應言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債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執，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讀曹白事，率常盱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稍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若已至大官者，不以勝去之數十年，長老猶以爲記。至臧去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爲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書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略，著于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爲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儼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不宜無記。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謀畔，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候相望，羽里門晏閉，田間無吠犬，行歌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嬰道德之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爲功，若此足矣。願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裴回，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尙人，君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者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事耶范成大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爲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湖，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審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唐白居易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潦倒官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潦倒官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潦倒官兼呈馬侍御周殷二協律。

齊雲樓北面。半日凭欄干。(又和公權登齊雲)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樂今逢四海清。(九日宴集)前年九日餘杭郡。呼宴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蒼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稈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釧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灑醜茵莖葉。舞鬢飄落菜黃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一曲何妨才興狂。遠近高低寺閣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澤國脈分掉鱗次。里閭蕃布城隍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使君醉倒亦何妨。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天。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二十場。(章憲登齊雲)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窗雲細薄。落霞孤鷺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喚重建。二十年郡

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白居易

樓雪宴)宿雲黃慘澹。曉雪白飄颻。散麴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綺素。萬寶發瓊瑤。銀槓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城上夜宴)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飲吳娃勸不休。徒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劉禹錫登西樓見樂天題詩)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黃。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遠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楊修觀風樓)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卷簾晴黛遠山低。(范仲淹觀風樓)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靜。江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章造西樓懷感)高花古柳傍城闌。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倚惆悵。滿城煙雨滿城春。(耿元鼎)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蛾。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迴闌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四照亭在郡圃之東北。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為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歲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

冬梅。

凝香堂在思賢堂西。面臨池。紹熙三年遷太守畫像於此堂。更名瞻儀。逍遙閣在舊凝香堂後。蓋取韋應物逍遙池閣涼之句。此閣舊觀復堂也。逍遙額。郡守蔣璨書。後守韓彥古欲更名。乃除去舊額。而迄不果更名。

雲章亭在舊凝香堂西南。故有此亭。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始命名。亭有仁宗皇帝賜陳經御書飛白。端敏寶文閣佛字石刻。及獎諭陳經敕。賜丁謂詩。并太上皇帝御書千字文。

坐嘯齋在四照亭南。紹興二十七年郡守蔣璨建。并書額。

秀野亭在坐嘯齋西。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涼渚。本流盃名。舊在凝香堂後。今徙於池光亭後。

觀德堂在教場。唐西園地也。紹興二十一年郡守徐琛建。西又有射亭。

扶春池光亭後。醱醱洞也。紹興二年郡守沈揆名之。且書其榜。

頌春。宣詔二亭。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知信州吳說書額。亭之側東西二井亭。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介菴。慶歷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

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介菴銘并序〕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

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曠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齟。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歷八年九月二

十五日。尙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通判東廳在郡治之西。紹興九年。通判白彥惇建介菴。舊在郡圃。後入通判廳。今菴亦廢。廳西有琵琶泉。小邱嵌巖曰西施洞。皆傳爲往跡。泉清冽可釀酒。淳熙十一年。通判魏仲恭葺洞門。作捧心亭。今更名舞雪。

通判西廳在城隍廟後。依子城東南角。城上有小樓。見西山名湧翠。

簽判廳在儀門西。

教授廳在府學之東。

節推廳在通判東廳之西。

察推廳在平橋南。

府院在譙樓東。

司理院在譙樓西。

司戶廳並府院西。

司法廳在平橋南。

路鈴衙在子城內。府西樓下東偏。

州鈴廳在狀元坊內。

路分廳在路鈴衙南。

轉運衙。舊在郡治西偏。後徙餘杭。初錢氏國除。田重稅尙仍舊。畝稅三斗。太宗命王贊爲轉運使。來均雜稅。贊悉令畝稅一斗。至今便之。

倉庫場務

市樓附

府倉。在飲馬橋西。

常平倉。在府倉內。

戶部百萬倉。在閭門裏。開禧三年。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補注〕

歸仁倉。報功倉。淳熙元年。郡守韓彥古創建。專儲年計。並存府倉內。

甲仗庫。在設廳西廊。

軍資庫。在儀門東。

公使庫。公使酒庫。並在設廳東。

架閣庫。在設廳西廊。

作院。在教場西。乾道四年。郡守姚憲建。

監倉廳。在姑蘇館前。

糧料廳。在譙樓西。

四酒務。在平橋南。初。郡有酒務四。合而爲一。故名曰四酒務。

激賞西庫。在景德寺東。

激賞南庫在盤門裏

望雲館在閶門裏

右三所並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創

清風樓在樂橋南

黃鶴樓西樓之西

跨街樓西樓之西

花月樓飲馬橋東北

麗景樓樂橋東南

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守邱審建雄盛甲於諸樓

坊市

按長慶集云六十坊者舊經所籍如之後頗隨事而有創有易

樂橋東南

孝義坊東憩橋巷

旌義坊蔡頭

衰繡坊烏鵲橋北

通闌坊金母橋西

孝友坊南園東巷

狀元坊醋庫巷黃魁所居

繡錦坊大市

玉淵坊南星橋

吳會坊府治東

儒教坊飲馬橋南

儒學坊烏鵲橋南

晉寧坊濠股口

和令坊楊郡王府前

阜通坊夏侯橋西

樂橋東北

干將坊東市門

布德坊顧家橋

崇義坊禪興寺橋南

碧鳳坊天慶觀前

樂橋西南

武狀元坊樂橋南紙廊巷林魁所居

和豐坊米行

賓興坊真院南

晝錦坊南營西

南宮坊南蘭巷

樂橋西北

西市坊鐵瓶巷

繡衣坊南倉橋北

孔聖坊南倉橋南

積善坊府治西

建善坊干將巷

豸冠坊仁王寺前

乘鯉坊張馬步橋南

慶源坊大郎橋東

眞慶坊天慶觀巷

富仁坊魚行橋東

閭邱坊張馬步橋北

天宮坊迎春巷

吳歛坊西翹橋巷

麗澤坊吉利橋北

好禮坊富郎中巷

載耜坊開元寺東

平權坊跨街樓南

通波坊吉利橋南

義和坊杉濱橋東

坤維坊瑞光寺東

館娃坊果子行

孫君坊孫老橋

靈芝坊侍其巷

同仁坊金獅巷

遷善坊草橋

聞德坊周太尉橋東

大雲坊天慶觀西

迎春坊百口橋

太平坊太平橋

嘉魚坊魚行橋西

流化坊吳縣東

武狀元坊雍熙寺東周魁所居

文正范公之坊范家園

盍簪坊張馬步橋北

德慶坊禪興寺橋西

甘節坊承天寺東

樂圃坊三太尉橋北

立義坊北寺西

清嘉坊朱明寺橋北

仁風坊十九勝巷

至德坊泰伯廟前

吳趨坊阜橋西

[補注]右六十五坊。紹定二年春，郡守李壽朋並新作之。壯觀視昔有加。

儒學坊。林文節公與諸弟所居。希父槩先在國史儒學傳。希徙居吳。與弟旦。嘉祐二年同第進士。次舉弟邵。顏文同登第。吳人榮之。故以名坊。○衰繡坊。以參知政事元絳所居得名。○狀元坊。淳熙八年。黃由魁天下。郡守韓彥質以表其閭。十一年。衛涇魁天下。涇居崑山之石浦。亦立狀元坊。○豸冠坊。直龍圖閣范師道貫之所居。貫之出入臺諫有聲。故以名坊。○大雲坊。林慮所居。慮自號大雲翁。○武狀元坊。二。淳熙十一年。林嚶為廷魁。郡守謝師稷以表其閭。在樂橋之南。慶元二年。周虎為廷魁。亦以名坊。在雍熙寺之東。○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

卿逸其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因芝草生謝兵部〕黃茵誕邱園。靈

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廬·時髦秉筆君·爲我列詳編·○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爲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

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

名。○德慶坊直龍圖閣盧秉奉其親年八十餘故以名坊。



吳郡志卷七

官字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創逮父文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戴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曾幾留客亭詩序）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名其亭可遊。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淨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遊。自應攜手入。安用閉門留。靜可過僧夏。清宜對奕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沈度汨汨多塵事。長懷鳩杖遊。每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書文。砥柱屹中流。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遊。深藏事幽討。長響詎淹留。已見山無盜。欣同歲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浙西提刑題名。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蘇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領刺史韓公。蘇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諸志合。風績俱茂。暇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鑄石籠置壁間。俾賈為之記。惟案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為刑獄遣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或置。汗青所載。可考而知。聖上龍飛。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政之如不及。迺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右信臣為之。逮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取活冤獄者。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施垌左朝散大夫。建炎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除江東提刑。

邵昂 左朝請郎·紹興二年四月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一月罷·

向宗厚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任·五年正月宮觀·

朱緯 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當年二月二十八日·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吳表臣 右朝請郎·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祕書監·

朱緯 左朝散大夫·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到任·七年三月·改差知信州·

陳桷 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紹興七年三月初三日到任·八年七月改差知台州·

曾幾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九年六月宮觀·

向宗厚 右朝散大夫·紹興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十一年四月改差知婺州·

張叔獻 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王鈇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八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万俟卨 右朝散大夫·紹興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四年三月宮觀·

符行中 左朝奉郎·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到任·十五年二月罷·

徐琛 右朝散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二月除軍器監·

高世定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紹興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六月罷·

吳傳 左奉議郎·紹興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到任·十八年十二月宮觀·

趙令諷 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九年十一月宮觀。

謝邦彥 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到任。二十六年三月罷。

趙渙 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二十七年二月宮觀。

金安節 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到任。當年九月改除大理少卿。

陳抃 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八年正月宮觀。

徐康 右朝奉大夫。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十月罷。

邵大受 左朝請大夫。直祕閣。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到任。二十九年閏六月除左司。

呂廣問 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到任。三十年四月改除兩浙轉運副使。

黃應南 左朝散郎。紹興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到任。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致仕。

王趨 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罷。

王傅 左朝議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隆興二年正月初二日轉左中奉大夫。當年六月十一日改知信州。

葉謙亨 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隆興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五日致仕。

曾逮 右承議郎。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初六日到任。乾道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丁父憂。

王淪 左朝散郎。乾道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八月初七日。改除吏部郎官。

姚憲 右朝奉郎。乾道二年九月初六日到任。三年五月十一日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陳良翰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三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四年五月盜賊蕭靜。特轉左朝請郎。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除宗正少卿。

李簡能 左朝奉郎。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磨勘。轉左朝散郎。六年六月十六日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任文薦 左朝奉大夫、直寶文閣。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祕閣修撰。改差知建寧府。

王淮 左朝散郎、直敷文閣。乾道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太常少卿。

梁俊彥 右武大夫、高州刺史。乾道九年閏正月初五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除福建提刑。續改差提舉佑神觀。

呂企中 右朝散郎、直寶文閣。乾道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知揚州。

鄭興裔 武功大夫、江州觀察使。淳熙元年四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日改除江東提刑。續召赴行在。

徐本中 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淳熙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改除江東轉運副使。

趙師夔 承議郎、直龍圖閣。淳熙三年五月十八日到任。當年六月初八日罷。

陳舉善 以朝奉郎直龍圖閣、浙東提舉除。淳熙三年八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召除左司。

韓僕 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奉祠除。淳熙三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五年九月初六日改差知廬州。

呂正己 以降授朝散大夫、直顯謨閣知鎮江府除。淳熙五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九月初一日罷。

韓元龍 以朝散大夫司農卿、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二日主管臺州明道宮。

趙伯驢 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浙西總管除。淳熙五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七年八月初六日轉和州防禦使。

梁總 以朝散大夫、大理少卿除。淳熙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任。九年七月十三日改除江東提刑。續準省劄。因兼知嚴州。揀荒有勞。除直敷文閣。

傅淇以朝請大夫、浙東提刑除。淳熙九年十月十六日到任。十一年六月除直龍圖閣。十月十六日再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改知寧國府。

劉穎以朝請大夫、浙西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十月初十日罷。

勾昌泰以朝請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到任。十三年二月轉奉議郎。當月敘承議郎。四月磨勘。轉朝奉郎。當年七月初十日罷。

王尙之以朝請大夫、大理少卿、除直寶文閣、浙西提刑。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司農少卿湖廣總領。

趙子濛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揚州除。淳熙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除祕閣修撰。致仕。

潘景珪以朝請大夫、知池州除。淳熙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初五日改除大理卿。

王師愈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福建運判除。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七月初十日除直煥章閣宮觀。

袁說友以朝請大夫、浙東提舉除。淳熙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到任。紹熙元年三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王正己以朝請大夫、充祕閣修撰、新江東提刑、除。紹熙元年五月初三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准敕以陳乞宮祠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

應孟明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除。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二年九月除尙左郎官。

陳公亮以朝請大夫、直祕閣福建提刑除。紹熙三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四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黃遙以朝請大夫、浙西提舉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傅伯壽以朝請大夫、直煥章閣江東運副除。紹熙五年正月到任。慶元元年除將作監。

何巽以朝請大夫、直煥章閣改除。慶元元年八月到任。三年除直敷文閣。八月除太常少卿。

韓邈以朝請大夫、直祕閣浙西提舉改除。慶元三年八月到任。當年除金部郎官。

虞儔 以朝請大夫、新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副、權知平江府除、慶元四年正月到任。依舊兼知平江府。六月任兼。九月除直寶文閣、知廬州。

朱致知 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奉祠除。慶元五年四月到任。當年除樞密院檢詳。

薛紹 以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五年六月到任。當年除戶部郎官、淮東總領。

任洙 以朝散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除。慶元六年正月到任。嘉泰元年除直祕閣宮觀。

陳研 以朝散大夫直祕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除。嘉泰元年六月到任。二年除樞密院檢詳。

孟綸 以朝請大夫尚書倉部除。嘉泰二年六月到任。三年五月罷。

曾棗 以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除。嘉泰三年八月到任。十七日除直煥章閣。當年除太府少卿。

方銓 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除。嘉泰三年十二月到任。開禧元年四月。改除江西運判填見闕。

葉實 以朝議大夫、尚書戶部郎中除。開禧元年五月到任。二年四月。召赴行在。除右司。

胡元衡 承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除直寶謨閣。開禧二年四月到任。嘉定元年正月召赴行在。除檢正。

汪文振 朝散大夫、司農少卿、兼玉牒所檢討官、除直寶謨閣。嘉定元年正月到任。八月准省劄權鎮江府。并權淮東總領。九月正除司農少卿、淮東總領。

李孟傳 朝請大夫、除倉部郎官改除。嘉定元年十月到任。二年七月。除直祕閣江東提刑。

王居安 朝奉郎、知太平州、除直龍圖閣。嘉定二年九月到任。當年赴詔行在。除權工部侍郎。

留恭 朝奉大夫、浙西提舉。嘉定三年正月兼權提刑。四月就除。五月改除直寶謨閣、知紹興府。

劉燾 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嘉定三年五月到任。四年二月除司業。

章棨 朝奉郎、浙西提舉。嘉定四年正月兼權提刑。閏二月正除。

陳芾 朝散郎、新除大理寺丞。嘉定五年正月到任。兼權平江府。七月除直祕閣。知平江府。

金嶸 以朝請郎、守軍器監除。嘉定五年到任。七年八月除大理少卿。

柴中行 承議郎、直祕閣。除江東運判未赴。嘉定七年八月改除。十一月到任。九年除尙左郎官。

王潑 朝奉郎、新福建提刑改除。嘉定九年五月到任。九月宮觀。

王棐 承議郎、浙西提舉。兼權嘉定。十年十二月正除。十一年八月除金部郎官。得旨兼權平江府。

喬行簡 朝散郎、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除。嘉定十二年正月到任。閏二月節制許浦水軍。三月兼權平江府。十一月除直祕閣。依舊浙西提刑。兼知鎮江府。當月除軍器監。十二月除直煥章閣。知鎮江府。兼權提刑。十四年除。

司業。

趙懇 夫 朝散郎、兵部郎官除。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到任。十六年除直祕閣。再任。寶慶元年罷。

林介 朝散大夫、浙西提舉。兼權。寶慶元年直祕閣。正除。三年兼權平江府。十二月除太府少卿。依舊兼權平江府。紹定元年十一月改除大理少卿。

王與權 朝請郎。紹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

檢法官廳。在提刑司東。

幹辦公事廳。在東廳後。

提舉常平茶鹽司。在子城之東。廳事東有小池。上有假山。旁曰壺中林壑。米友仁書。池南北有亭。南曰揚清。北曰草堂。廳事之西。有宸翰閣。亦友仁書額。廳東北曰宣惠堂。廳後曰皇華堂。廳之東側曰頤齋。齋後

圃中曰望雲堂。紹興三十年。楊和王子倓持節時作。為思親也。池旁曰繡春堂。淳熙十五年。史彌正建。
〔徐康記〕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裏而刻諸石。以備采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權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池河東鹽池之禁。以為為民父母。而吝其醴醢。兼有羣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巒譏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夷闕。于時咸以為然。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為重輕之所哉。為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五之四。並海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斛計者。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人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於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息。盜販息。則抵冒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承議郎王晉明 政和二年十一月到任。

朝奉郎李堯俊 政和四年到任。

宣教郎曾纁 政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七年罷任。

奉直大夫吳林

奉議郎魏志崇

承事郎何志修政和七年添差

宣教郎曾纁宣和元年九月二十日到任

朝奉郎陳隆壽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五月十五日到任。三年二月就除兩浙提舉常平。添差於越州置司。

朝奉大夫劉敏才宣和二年到任。三年五月罷

通直郎王隄宣和三年五月到任。六月物故

奉議郎李與權宣和三年到任。五年丁憂

通直郎李弼孺宣和五年到任。六年丁憂

奉議郎王據宣和七年四月到任。當年七月丁憂

通直郎王暘宣和七年到任。建炎二年五月任滿

奉直大夫陳述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罷任

承議郎直祕閣梁汝嘉建炎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紹興二年二月十五日就除兩浙轉運判官

左宣教郎夏之文紹興二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三日罷任

右通直郎張愿紹興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九日罷任

右通直郎侯憲紹興四年二月初三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二日罷任

左宣教郎錢堪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任滿

左朝請大夫石彥和紹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任滿。

右承議郎徐康紹興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滿。替除權發遣嚴州。續改知常州。

右朝散郎米友仁紹興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除將作少監。

右朝散大夫万俟止紹興十一年五月內到任。紹興十三年八月內就除浙西提刑。

右通直郎吳垆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朝散大夫韋壽成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到任。當年七月二日改除倉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直祕閣鄭僑年紹興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到任。當年八月十九日與浙東提舉高顯謨兩易。

右朝請大夫直顯謨閣高世定紹興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除直龍圖閣浙西提刑。

左朝奉郎孫汝翼紹興十六年七月初十日到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除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右朝請大夫黃仁榮紹興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到任。至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罷任。

右奉直大夫王响紹興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到任。至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就除知平江府。

右朝散大夫王珪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任滿。

右朝散大夫李琛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改除知婺州。

左朝奉大夫孟處義紹興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到任。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改除淮南路轉運判官。

右朝請大夫李流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到任。六月初六日改差知明州。

左朝議郎杜師旦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月二十六日罷。

右通直郎司馬倬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五日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初十日罷。

左朝請大夫趙子砥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到任。當年八月二十二日致仕。

右朝奉大夫陳抃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初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請郎朱倬未到任。閏。改除右正言。

左朝奉郎謝伋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自權知處州准告。授。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

右朝請郎呂廣問紹興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到任。當年閏六月二十一日改除浙西提刑。

左朝奉大夫直祕閣楊倬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到任。三十年除直顯謨閣。三十一年二月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朝請郎洪适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到任。當月初六日改除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

右朝散大夫徐康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到任。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改除戶部郎官總領淮東軍馬錢糧。

左朝請郎章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到任。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改除吏部郎官。

右朝奉大夫曾楮隆興二年九月初七日到任。乾道元年三月初六日除尚書度支郎官。

右朝奉郎姚憲乾道元年三月初十日到任。乾道二年八月七日改除本路提刑。

右朝奉大夫劉敏士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乾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改除兩浙轉運判官。

右朝請郎錢建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准敕主管台州崇道觀。

左承議郎芮輝 乾道五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六年八月內除江西運判。

右朝散大夫直敷文閣胡堅常 乾道六年九月十三日到任。乾道七年正月初二日改除兩浙運判。

右奉議郎李結 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乾道八年七月十六日罷。

右朝散大夫葉模 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元年三月十一日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峴 淳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到任。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准告。除直祕閣。當年二月二十六日改除兩浙路轉運判官。

承議郎直祕閣薛元鼎 淳熙二年三月初九日到任。四年正月初五日改除戶部郎官。

朝奉大夫潘時 淳熙四年二月初五日到任。五年六月兩易江東提舉。

朝散郎顏師魯 淳熙五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除直祕閣。七年九月十二日召赴行在。

承議郎趙伯渙 淳熙七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一月丁母憂。

奉議郎張杓 淳熙九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九月內除直祕閣。於當月二十五日除兩浙運判。

奉議郎王尙之 淳熙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赴行在。

朝散郎劉穎 淳熙十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石起宗 淳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除。

奉議郎羅點 淳熙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到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赴召。

朝奉郎史彌正 淳熙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到任。九月初五日除直祕閣。十六年改除淮東提舉。

朝奉郎張體仁淳熙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到任。紹熙元年十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領。

朝奉郎徐誼紹熙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三年五月初二日。被旨赴行在奏事。

〔已下補注〕

朝奉大夫黃通紹熙三年七月到任。紹熙五年正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鄭公顯紹熙五年正月到任。當年九月。改除湖南提舉。

朝請郎黃灝紹熙五年十月到任。慶元元年追兩官放罷。

朝奉大夫許介慶元元年三月到任。當年九月兩易江東提舉。

降授朝散大夫李唐卿慶元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復朝請大夫。當月致仕。

朝散大夫韓邈慶元二年三月到任。三年除直祕閣。八月除浙西提刑。

朝請大夫俞豐慶元三年九月到任。四年五月除浙東提刑。

朝散大夫薛紹慶元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六月除浙西提刑。

朝散郎任洙慶元五年六月到任。十二月除浙西提刑。

中奉大夫陳昭嗣慶元六年正月到任。至嘉泰元年宮觀。

朝請大夫趙善闔嘉泰元年十月到任。二年召赴行在。

朝請郎直祕閣任清叟嘉泰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宮觀。

朝奉大夫趙不憊 嘉泰三年三月到任。十月除直祕閣。四年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史彌遠 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

承議郎黃榮 開禧元年三月到任。二年六月召赴行在。

朝散大夫陳耆壽 開禧二年六月到任。嘉定元年除直祕閣。當年除右曹郎官。

朝奉郎林拱辰 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

朝奉大夫留恭 嘉定二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改除浙西提刑。

朝奉郎章棟 嘉定二年五月到任。四年閏二月。除浙西提刑。

承議郎應武 嘉定四年閏二月到任。七年除宗正丞。

朝散郎楊煜 嘉定五年八月初四日到任。七年八月。兼權提刑。當月除左曹郎官。

朝散郎吳格 嘉定七年九月九日到任。除左曹郎官。

承議郎王棐 嘉定九年八月到任。九月。兼權提刑。十年正除。

奉議郎魏豹文 嘉定十年十二月到任。十一年十月除軍器少監。

程秘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除祕書丞。權右司郎官。

承議郎朱在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到任。十四年除左曹郎官。十二月時暫兼權嘉興府。

朝奉郎趙希齊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到任。十五年罷。

朝奉大夫劉屋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到任。十七年宮觀。

朝散大夫林介

嘉定十七年十月到任。寶慶元年正月兼權提刑。十一月除直祕閣浙西提刑。

朝奉郎司馬述

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元年正月除大理正。八月除金部郎官。

朝請大夫王棫

紹定元年十月到任。

茶鹽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醋庫巷。一在郡樓之東。

常平司幹辦公事廳二。一在檢法廳之北。一在郡樓之西。

姑蘇館。在盤門裏河西城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體勢宏麗。爲浙西客館之最。中分爲二。曰南館。北

館。紹興間始與金通和。使者歲再往來。此館專以奉國信。貴客經由。亦假以橫船。登城西望。吳山皆在指

顧間。故又作臺於城上。以姑蘇名之。雖非故處。因館而名。亦以存舊事也。制度尤瑰特。爲吳中偉觀。此臺

正據古胥門。門跡猶存。又有百花洲。在臺下。射圃在洲之東。臺洲亦皆喚所建。并館額皆吳說書。

吳會亭。升羽亭。候春亭。茂苑亭。春波亭。皆孫老橋之東。吉利橋之西。河北岸。泓流客館也。

皇華亭。平匯亭。在飲馬橋之東北岸。亦客館。

升平館。在梵門橋南。

寶興館。在貢院前河西。

望雲館。在閶門河南。

高麗亭二。一在閩門外。一在盤門外。舊高麗使人入朝。作此亭以館之。今猶仍舊名。
吳門亭。在盤門內。

吳郡志卷八

古蹟

吳城事具城郭門。

石室在常熟縣海隅山石室凡十所相傳太公避紂居之孟子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常熟去海近或是言偃宅蘇州記云在常熟縣西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吳地志云宅有井井邊有洗衣石周四尺皆其故物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將石去莫知所在

丁令威宅在陽山文殊法海寺有煉丹井存焉號令威井

射臺華池南城宮姑蘇臺鉏山鷗陂游臺石城長洲林園石龍以上悉吳闔廬故跡吳越春秋云闔廬既立夫差爲太子使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平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里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姑蘇之臺旦食鉏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焉越絕書云石城者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吳地記云石城吳王離宮越王獻西施於此城又云林園在華林里石龍在龍壇里里在烏鵲橋東皆闔閭作

流盃在女墳湖西百五十步闔閭三月三日泛舟遊之今基隍猶存

吳地記

秦餘杭山卽今陽山越破吳夫差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餒甚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焉。吳越春秋

夷亭闔閭十年。東夷侵逼吳境。下營於此。因名之。吳地記

酒城在壇城邊。夫差祭子胥處。臨祭勸酒。因名焉。城中有石子。

走狗塘。吳王作。

干隧。越王以散卒三千。擒夫差於干隧。在吳縣西北。史記正義。干隧出萬安山西南一里。戰國策·史記正義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闔閭作春秋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於是作柵楣。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柵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棖。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遊館娃宮。興樂華池。南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

望五湖案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廬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闔廬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唐任公臺賦）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宇之基爲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弭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闔闔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斜輿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爲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峰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版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水，悉人之力，以爲美觀，厚人之澤，以爲侈靡，斯實累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盈而昃，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無梁，以爲樓越以求霸，卒見象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於寥廓，曾是歸然而參雲，聽逆虐而駑駘，竟麋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決滂，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鷹於海風，嘯寒鷗於江雨，況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亂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爲，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蒼國之不及，冀萊人之輿歸者也。（崔鶴姑蘇臺賦）崔子勤學少間，與客遊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羣山，荒峻級，高切雲間，荆棘爲之蒙翳，麋鹿爲之徊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鄰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佩茝苑於長洲，帶滄池以朝夕，自以爲天下之奇觀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瞻，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名消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遠，至于興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蓄雞有畝，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侈斯臺，以爲娛嬉，嗚呼，雕楹鐵檻者，坵墟之幾也，九層百仞者，汗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長，瓊室考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臺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綠湖，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邱，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營膾，方焦思而深塘，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介鼓，忽潛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勾踐之城已距，於只亦矣，越來溪，越王城，皆在臺之左右，詞未竟，客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遊矣悠哉，蒼煙兮滿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鑑於遺臺。（陳羽）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路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處，人靜臺空花自開。（李白蘇臺覽古）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高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曹鄴）吳宮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闔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盡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釵。（李

紳雜句序。臺今遺跡。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屨廊。皆在寺內。越王獻吳王黃金鑲帽。吳王所造姑蘇臺。因獻帽。遂以黃金盡飾。以破其國。(詩云)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黃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艷傾。妬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曉鋪開。樓楣盡化黃金臺。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胥抉目看吳滅。范蠡全身霸西越。寂寞千年皆古壘。蕭條兩地皆明月。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涼漏落暉。江浦迴看鷗鳥沒。碧峰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髮星星滿。却作閑官不閑散。野寺經過懼海尤。公程追蹙悲秋館。吳鄉越國舊淹留。草樹煙霞昔偏遊。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羅隱)讓高太伯開基日。賢臣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解崇臺榭為西施。(劉駕)勾踐飲膽日。吳酒香滿杯。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妬。自比泉下泥。越鼓擊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朝盡。草中棠梨開。(劉禹錫)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占時多。築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彫輦路。惟有採樵歌。(楊備)山花野草一荒邱。雲裏驕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上頭麋鹿至今遊。

春宵宮

天池

海雲館

館娃閣

銅溝玉檻並見上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闔城西有山。號硯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

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翫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唐殷夔藩吳宮

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李嘉祐傷吳中)館

娃宮中春已歸。闔闔城頭鷺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闈。館娃寶眼看花發。舞袖朝歡

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厭清鷗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李紳)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煙。飄雪荻花鋪漲渚。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皮日休懷古)艷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琴臺雨壞逢金鏃。香逕泥銷露玉釵。硯沼祇留溪鳥浴。屨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真閒事。須為當時一愴懷。(皮日休)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祇

把西施賺得吳。〔陸龜蒙〕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獨有美人皆二八。獨教西子占亡吳。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山卽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徐夔〕踐進西施賦。以紅顏艷色返以昏哉爲韻。惑

踐之密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固存。辱則謂明而反昏。烏喙年年。誓啄夫差

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

憂。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任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擊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紆姐已以亡宗。晉驪姬

而亂國。今苧蘿之山。機謀偶得。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鬢。鑿翠黛兮。慘難效。浣輕紗兮。妖

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死盡。可以變柳惠於嚴莊之際。悅荆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王乃豁若而喜。矍然

而起曰。此蓋神假。卿之碩畫。人雪越之前恥。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

闔洞中。妝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翦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

窮。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

謀臣。并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催。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

鬢化爲鬼。鳳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殺忠賢而受佳麗。難哉。

吳王郊臺在橫山東麓。下臨石湖。壇壝之形儼然。相傳吳僭王時。或會祀帝也。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爲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條。〔楊備詩〕石甃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

響。屨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屨。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爲之。白樂天亦名鳴屨廊。〔王禹偁〕廊壞空留響屨名。爲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履聲。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園也。一名琴川。語云。梧宮秋。吳王愁。探香逕在香山之旁。小溪也。吳王種香於香山。使美人泛舟於溪以採香。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涇。〔楊備〕館娃南面卽香山。畫舸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芙蓉一路照波間。

香水溪在吳故宮中。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大王欲奉至順。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無逆詐耶。吳地記。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爲苑。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難以離宮。佳麗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尙如此。〔孫遜長洲苑吳苑羽獵。騁雄才。葦道闔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陣轉。江自遶村回。劍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隘成雷。勝地處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攢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越城在胥門外。越伐吳。吳王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髣髴具在。高者猶丈餘。闔亦三丈。而幅員不甚廣。史記正義。吳東門解。引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據此文。卽今越城。正是舊跡。詳見石湖門。

越來溪在越城東南。與石湖通。溪流貫行。春及越溪二橋。以入橫塘。清澈可鑒。越兵自此溪來入吳。故以名。史記正義。越自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入吳。卽此溪。來讀曰釐。吳音也。魚城在越來溪西。吳王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吳地記。

苦酒城。在魚城之西南。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爲苦酒城。吳地記。

鴨城。在匠門外。吳王築以養鴨。吳地記。

雞陂。在婁門外。吳王養雞城也。又名雞陂墟。

南武城。在海渚。闔閭所築。以禦見伐之師。吳地記。

吳小城。白門。闔閭所作。秦始皇帝時。守宮吏燭燕窟。失火燒宮。而門樓尙存。虞氏家記。

美女宮。夫差所作。土城周五百九十步。勾踐所進美女西施鄭旦之宮室也。越絕書。

吳宮鄉。在吳江縣甫里之地。在今長洲東南五十里。相傳吳王別宮。然舉無舊跡矣。陸龜蒙嘗作問吳宮

辭。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楊備) 霸越歎名問世才。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回。

角祿頭。即漢角里。在洞庭山村。漢角里先生所居。史記正義。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號祿里村。即此角里。

今有巡檢司。號角頭巡檢。俗或作角字。史記正義。

黃堂事。具官舍門。